



达理

眩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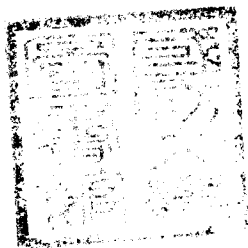


2 034 4669 0

眩惑

达理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 北京



内 容 说 明

八六年的除夕，大学讲师顾少康忙于邀请老同学来自己家聚会。可他两个当经理的老同学，傅蓉和戈群，一个在车祸中丧失记忆，当天要迁回北京休养，另一个在改造利用废钢船的事情中被指控“经济犯罪”，锒铛入狱。顾少康决心要为戈群辩护，在司法局当处长的老同学严奉农却警告他不要涉足此事。

他胆小了，退却了。但终于又看到了希望。

小说近距离地反映了改革，但不落“叱咤风云、悲壮豪迈”的窠臼，富有生活气息，语言风趣生动，无所顾忌。

责任编辑：李丹妮 于砚章

眩 惑

Xuanhu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4}$ 插页 2

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400

书号 10019·4138

定价 2.20 元

第一章

顾少康每天都要出门儿。尽管他一周只有两天去学校上课，尽管现在已经放寒假了，而今天又是大年三十儿，但他照例要出去。

妻子许佩莹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一种不良习惯，常常埋怨他道：“我说，你就不能老实在家呆一天吗？”

每逢这时，顾少康总要给妻子算一笔账：“你不要就事论事嘛。从宏观上来看，我每天都在家睡觉吧？这就是八个小时。干家务活儿，吃三顿饭，少说也得两三个小时。加一块儿，我这辈子差不多有一半儿的时间都扔在家里啦，还少吗？”

“我是说你活的时候！”许佩莹抢白道。

顾少康懂得妻子的意思。认识二十多年，结婚也十几年了，他们之间使用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恋爱和新婚时期，他们的语言是诗，抒情诗，朦胧诗。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就变成电报了。现在则成了只有他俩才明白的现代派小说。当然，吵架和争论除外。

许佩莹喝一口汤，放下勺子说：“那，什么。”

顾少康准知道她是要辣椒油或辣椒面儿。四川长大的许佩莹，喝汤从来不会放醋的。

晚上上床睡觉，顾少康说：“怎么样？”

许佩莹也绝不会弄错他的意思。至于让不让他怎么样，那

是另一回事。若是说“来吧”，那就是认可了。若是说“来了”，别看只有一字之差，顾少康也是一点就透，马上关灯睡觉。

同为大学教师，尽管他们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依然十分鲜明、准确、丰富，可是他俩日常生活之间的语言却越来越含糊、混乱，甚至有点儿贫乏。但顾少康似乎更喜欢这样。模糊数学，不规则四边形，才更接近自然形态，现在不就讲究返朴归真吗？

所以，顾少康对妻子说的“活的时候”，绝不会理解为死活的活，而是指他白天活动的时候，或活蹦乱跳的时候。至于妻子为什么要使用这样耸人听闻的字眼儿，顾少康认为除了语言上的混乱以外，还和妻子辣椒吃得太多有关。他总怀疑她每天吃下那么多辣椒，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能吸收，而重新从各个对外关系渠道排放出来，这就常常使她的话里，带着极大的辣味儿。顾少康倒挺喜欢这股辣味儿。他甚至庆幸没有娶个一天到晚玩儿着命吃糖的老婆。否则，不光开销上难以负担，而且到了徐娘半老还满嘴甜言蜜语心肝儿宝贝儿的，那还不得让你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一茬儿没完又一茬儿？

假如靠算账还说不服许佩莹，顾少康就要抬出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填写社会关系一栏，家庭成员才占多少？如果照此分配时间，一半儿扔在家里，可是重大比例失调，理应在家庭“七五”期间，进行必要的调整。

顾少康还得感谢一代一代的老修们，幸亏他们没有想到把马克思的这一命题改成人是一切家庭关系的总和。否则他就打不赢这场官司了，并且从此无由迈出家门儿一步。

其实，顾少康的社会关系也没多少。主要是在本市的几个老同学，班上的几个同事，剩下的就是粮店、副食店的售货员了。跟这几个售货员，他是纯粹的金钱关系，连名儿都叫不上，所以

也填不进表。几个老同学虽也无需填进表里，但对他来说，却是举足轻重。他认为，他们在一起是可以办大事的。这种大事绝非婚丧嫁娶，晋级升迁之类。虽然当年他与妻子调来，是借助了那会儿在人事局工作的老同学严奉农的一臂之力；家里的一台电冰箱，也是老同学徐昆从出国一年带回的八大件儿中匀给他的。但主要的，还是办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或是谈谈也好，眼观全球，纵论天下。自然也不妨帮忙干点儿在家里也不大愿干的活儿。

但是顾少康回忆自己的前半生，常常遗憾地发现，凡是他和老同学合力去办，自己又非常爱办的大事，总是半途而废。而说不准谁安排他做，他又不大爱做的事，却总是干起来没完没了。毕业分配下乡教书，是顶倒胃口的事了。他学的是高分子化学，人工合成胰岛素。可不知道哪个家伙大笔一挥，把他弄到只有猪胰子的地方，一呆就是八年。其间，七五年，邓大人主持工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邀几个同学到县委去一扇呼，建个小化肥厂吧，又支农又挣钱。县委一点头，他就当上了颇有滋味儿的总工程师。可是好景不长，邓大人不见报了，他们建了一半的小化肥厂也停工了。调到此地以后，他仍旧脱不掉教书匠的皮。虽说是教大学，有了高分子，但他志不在此。去年，城市改革全面开始以后，他的老同学戈群和傅蓉每人成立了一家大公司，他一下子获得了两个顾问的头衔。这可是他做梦都没想过的最称心如意的好事，并且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可也就是一阵子。当地下刮了一场特大台风，天上一颗哈雷彗星经过之后，他又回到了那个没完没了的老本行上。并且，他注意到，邓大人已经两个多月没露面儿了。他想让许佩莹给老家写封信问问，邓大人是不是回家乡过年去了？但未及提出，许佩莹忽接学院喜报，被评为全

国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上省里领奖去了。信虽未写成，但顾少康却着实宽松了几天。

首先立竿见影的，是睡觉舒服多了。手脚可以随便摊开，翻身再不用原地旋转，打个滚儿都成，床大得好象没有边儿。其实，这张床还是有边儿的。两边儿的距离是一米三五，顾少康记得很清楚。为了做这张床，他颇费了一番脑筋。式样是在老同学徐昆从西德带回的一本家具图里看来的。只有一面床头，上沿略呈弧状；床腿儿是方椎体，很细，外侧与地面垂直，里侧稍有斜度。用木工的行话说，叫来点儿“梢”。

妻子许佩莹看了图纸后，担心地问：

“这么细的腿儿，经得住吗？”

顾少康笑笑说：

“这你就不懂了。立柱顶千斤，四条腿儿就是四千斤。咱俩搁一块儿，再加上床的自重，不过四百斤，安全系数为十。当然，考虑到偶尔的冲击力，要打点儿折扣的。”

“讨厌，说不上三句话就来邪的！”许佩莹瞪了他一眼，走开了。当着外人的面，她受不了丈夫那些貌似文雅，实则相当放肆的话，尽管徐昆是老同学。

顾少康却不以为然。他常常埋怨妻子缺乏幽默感。这也许是中国人的通病，特别是中国女人的通病。他发现，英语里有许多词汇，稍加引申，其义都会令道德君子不齿。并且，徐昆告诉他，德语也是如此，尤以动词为甚。国内学时，不甚了了，出去之后，方知其中奥妙。

“还是洋鬼子爽快。”顾少康称赞道，“不象咱们这么发假。好象十亿人口都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

但是对“洋鬼子”的家具式样，他却没有一味恭维，而酌情加

以改动。长度二米一，咱们没有人家高，一米九足够了。高度四十厘米，也太矮了，咱们床底下得塞柳条包、木箱子，至少得提高半尺，至于宽度，好家伙，一米六！徐昆说，这是“皇后尺寸”。谢天谢地，许佩莹不是皇后，还是平民化些吧，一米四足矣。这也是他在此房间里能给床留下的最大空档。徐昆说，外国人的床，都是抛空放置的，也就是两边均可上下。这一点，顾少康无论如何办不到了。区区十二平方米，还要摆放立柜，书架，写字台，沙发，岂容大床居中称雄？但他还是下狠心再砍掉五厘米，使床边与窗下的暖气片之间空出了一条缝儿。虽说不足以使人通行上下，但也权且“抛空”了吧。而且省去了一排弹簧。现在弹簧涨价了。做弹簧床的九圈簧已涨至七角一只，一排十只，就是七块。不用说，还省去了一些钉子和麻绳。

但是，一米三五确实太窄了，做好了一睡才知道。许佩莹埋怨道：

“怎么做得这么窄？挤死啦！”

“挤挤显得亲热嘛。”顾少康给自己打圆场。可是亲热过后，他也觉得有些局促。原来，弹簧床不象平板床。这玩意儿中间高，两边低，稍稍靠外，就要掉下去似的。睡的时候，心里时刻提防着，总也睡不实。翻个身，犹如闹地震。不是你震了我，就是我震了你，震中轮番转移。

“哎呀，你不要总是翻身好不好，烦死啦！”妻子睡觉轻，受不了近在咫尺的频繁地震。他只好尽量忍着不动。一觉醒来，浑身酸疼，象是刚刚锄了二亩地。

“感觉如何？”徐昆来看他的新床。

“简直是受洋罪啊！”

这几晚，顾少康独享一张大床，自然觉得宽阔无边。怪不得

外国电影里，夫妇分床睡，甚至分房睡，敢情是舒服啊。人到中年，已经过了如胶似漆的年龄，能够清清爽爽地睡一觉，堪称难得的享受。

但是，最让他感到惬意的还是“出境”自由了。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早从理论上战胜了许佩莹。不幸的是，许佩莹象许多女人一样，几乎没有理论感。因此理论上的失败，一点儿不会使她气馁。她的直觉和感情，对顾少康来说，照样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仿佛开着盖儿的导弹发射井，即使不出声儿，不冒烟儿，光那上头转来转去无所不可测知的雷达，就够你犯核计的。每次，顾少康刚一动要走的念头，她几乎同时就感觉到了，比雷达都快。然后，不用开口，光是一个眼神儿，一个表情，就够顾少康寻思半天。虽然他也知道，这会儿就算他一拍屁股走出去，也不会屁股后头跟上一个地对空导弹。可那滋味儿，就跟开着 U-2 飞机到老苏上头溜一圈儿一样。

这几天可好了，导弹发射井关上盖儿了，雷达也停电了，他可以大模大样地飞来飞去了。别看许佩莹临走时，嘱咐小琳小凯姐弟俩：“盯着你爸点儿，别让他一天到晚大跑风！”可是这有什么用呢？十来岁的小儿童团，凭着一杆红缨枪，哪能承担如此重大的警戒任务呢？除非他给他们领回个后妈来，那红缨枪说不定就能变成“萨姆”几几什么的。

但是顾少康是绝不会领回个什么后妈的。一个地对空还不够？再来一个空对地，全方位追踪？受得了吗？所以这几天儿童团与他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再说姐弟俩都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旁顾。

小琳整天咔嗒咔嗒地踏缝纫机。许佩莹想在年前把窗帘儿、床罩儿和沙发套全部更新。左挑右选，上星期买回来几十尺墨

绿色素格线呢。活儿没做完，接着通知就得走，只好收摊儿。

“妈妈，我来替你干吧！”小琳不让收。顾少康不放心，怕糟踏了料子。许佩莹倒很放得开：“让她试试吧。十五岁的大姑娘，也该学着做点儿活了。好在我都裁好了，差不到哪儿去。”

小琳欢天喜地踏起了缝纫机，可不是断线，就是倒转。干干停停，还经常返工。尤其是沙发套上的几处三岔路口，怎么也走不通。

“我来吧，大姐姐。”顾少康看着着急，想把女儿推开。

“不，我非自己做好不可！”小琳固执地把着缝纫机。“哧啦”，刚轧上的一条线，又扯开了。看那针脚处，早已千疮百孔。

“爸爸，你出去办事儿吧，别老监工似地盯着我！”

这也许是一种交换？

今天早上，顾少康很早就被缝纫机声吵醒了。推门来到外屋，小琳正在埋头苦干。小辫披散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也顾不得伸手捋一下。脚下的功夫，显然熟练多了。从声音也可以听出，缝纫机的运转已经相当平稳。毕竟是女孩子，大约天生具备针线活儿的本领吧。

不光是针线活儿，最近一年，小琳还学会了做饭。中学生上学早，七点以前到校。顾少康和妻子每天不到六点就得起来给他们姐弟俩做早饭，同时准备中午带的饭。这真是一份苦差事。暑假前，小琳班上组织了一次会餐，每人做一样饭或菜。女儿的潜力被激发了。在妈妈的指导下，她做的四川怪味鸡，获得了一等奖。她从此不再让爸爸妈妈起早做饭了，有时甚至把晚饭也做好了，让爸爸妈妈回来吃现成的。难免有时缺盐少油的，但毕竟省时省力了。这次，她非要在妈妈回来之前，把活儿做完不可，所以不惜起早贪黑。

嗨，儿子小凯也起来了。是让姐姐的缝纫机吵醒的，还是为了赶制他的飞机模型？这学期，小凯参加了学校的航模小组。起初做单翼机，然后是双翼的。寒假里开始做里面骨架支撑，外面贴一层塑料薄膜的大型飞机了。动力也从猴皮筋升级为发动机。汽油机太贵，几乎相当于顾少康一个月的工资，只得改用小型电动机。四节干电池，能有多大劲儿？顾少康表示怀疑。但是许佩莹答应过年给每个孩子十块压岁钱，小凯提前预支了，买了电动机。

机身是买不到的，只有自己动手。小凯找出了爸爸的全套木工工具，又锯又刨又刮。顾少康好心疼啊！这还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地地道道日本八幡制铁所的钢口儿。虽说是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家什了，可是，无论哪件，稍加打磨，便锋利无比。顾少康不许小凯把工具带出家门，小凯只得在家里支摊儿了。原定上周返校日飞机制成升空。不料，一月二十八日“挑战者号”爆炸，打乱了小凯们的发射计划。航模小组全体成员一连召开五天会议，搜集情报资料，研究爆炸原因。小凯被指定担任调查小组组长。

几天后，他综合了大家的看法，郑重其事地向顾少康宣布：“挑战者号”爆炸，既不是因为火箭燃料溢露，也不是因为橡皮圈变型破裂，而是让克格勃放了定时炸弹。

“是吗？”顾少康不愿打消儿子的那股认真劲儿，摸了摸儿子的小平头说，“那你们的飞机上天前，也最好检查检查。”

“怎么了？”小凯紧张起来。

“留神有人给你们塞一个二踢脚。”

“谁？”

“我。”

“你敢！”儿子怒目圆睁，小腮帮子鼓鼓的。“你给我们飞机里

塞二踢脚，我就把你抽的烟里，全塞上小鞭儿！”

这几天，小凯几乎不跟他说话，并且警惕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好象他就是一名克格勃。

“二位，停一停！”顾少康拍了两下巴掌，似乎这可以提高某种权威性。

姐弟俩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看着他。

“你们的活儿，今天能完吗？”

“能！”小琳折着一条飞边儿，抢先答道。

“你呢？小凯。”

“我们小组约好了，上午去学校大操场试飞。”

“好极了，”顾少康满意地点点头，“能完活儿，当然求之不得。要是完不了，中午以前也必须收摊儿。过年要有个过年的样儿。妈妈今天就要回来了。晚上还要请几个客人来吃饭。”

“都有谁来？”小琳问，“爸爸，我来做个怪味鸡！”

是呀，今晚谁会来呢？顾少康似乎也拿不准了。几个本市的老同学，逢年过节，照例是要聚一聚的。即使是大年三十儿，只要不外出，也总要凑到一个同学家里，吃喝神聊，守岁熬夜。今年，该轮到顾少康了。他和妻子早早就筹划起来。冰箱和阳台上的盆桶里，已经塞满了鸡鸭鱼肉，各类海鲜。酒柜里，白酒、果酒、啤酒都把搁板压弯了腰。今天再去买点儿细菜和小佐料，一桌丰盛的酒菜便唾手可得。可是，能有几人来消受呢？

顾少康觉得应当到各家去敲定一下。

有这样充分的理由，又没有人盯着，吃过早饭，他自然堂堂正正地出门了。

“我走了啊！”跨出门坎儿时，他喊了一嗓子。这几天，他总这样喊，并且知道喊一回少一回，不喊白不喊。

第 二 章

一

刚刚走出楼门口，顾少康就看见远处有人在排大队。不用凑近，他就知道，那是等着洗澡的。他今天也想洗个澡，过年嘛，自然应该干干净净的。况且今天许佩莹就要回来了。她这几天在省里住大宾馆，显然早已跟下过汤锅似的溜光水滑了。相比之下，顾少康可有点儿自惭形秽。但一想到洗澡，他就头疼，不肯咬牙豁上大半天工夫，那就趁早拉倒。谁让家里没有澡堂子呢？光看房子，还算凑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挺好的房子，为什么就不能修间小澡堂子呢？据说是怕提高造价。其实，他所住的这个春阳小区，每平方米的造价是相当高的。可钱都花在外边儿了。上百座大楼一律用白水泥造面儿，水刷石锁口，窗台阳台配上彩色干粘石。房间里呢？却墙皮起泡，地面发沙，门框窗扇倚里歪斜。

这是一种什么建筑思想呢？在北京上大学时，顾少康曾到过东郊使馆区。一个北欧国家使馆，外墙采用青砖清水墙，白灰勾缝儿，如北京众多的旧式住宅一样。但据说内部装修，却竭尽豪华富贵之能事，澡堂子大约是不会少的。

此地郊区农村，顾少康也去见识了一下万元户们的小洋楼。为了摆阔气，外墙皮上居然镶着卫生间用的马赛克，仅此一项，

连工带料，就得上万元。而屋里却没有卫生间。厕所还是在院里挖个坑儿，夹两面障子，留个给猪吃屎的窟窿。上厕所带根棍儿，一边排便一边与猪战斗。厕所如此，谈何澡堂？

春阳小区几千户人家，两万多口人，只有一家澡堂。这还是因一件涉外事件修起的。

小区刚建成，根本没有澡堂。一位外宾来参观，问陪同的区长，户内户外，均无浴室，居民如何洗澡？区长答道，我们中国人，只有逢年过节洗个澡，平日没有洗澡的习惯。另一位陪同，大约懂点儿中医，告诉外宾，沐浴过多伤气，不利健康，运动员比赛前，不是都不洗澡吗？外宾恍然大悟道：“看来你们这里是奥运村，人人都是运动员！”

此事外电发了消息，传到国内，那个自作聪明有损国格的区长丢了乌纱帽，小区的澡堂迅即开工。启用那天，尤副市长亲自剪了彩，并与居民同塘而浴。

头锅饺子二锅面。顾少康捷足先登，跟着尤副市长一块儿入了塘，并且很快就混熟了。尤副市长问他，是不是已经给每户的厕所里装了喷头，接了自来水？顾少康点头答应之后，又说：“要是把厕所镶上瓷砖，再装一个热水器，就更棒啦！”他明知不行，却想逗一逗。

“力不从心呐，同志！”尤副市长和颜悦色地说，“就这样！市里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了。再镶瓷砖，装热水器，那得多少钱？同志，国家还很困难，达不到那样的高标准。你是大学教授，现在普遍存在一种超前消费心理，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我教的是化学，尤市长。”顾少康解释说，并按惯例省去了一个“副”字。

“化学？”尤副市长笑道，“也好嘛。化学不是也讲过热吗？现

在就有一种消费过热，经济过热现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好多界限已经打破了。象你们化学的什么熵增大，耗散结构这些概念不是已经进入哲学领域了吗？还有什么三论，在社会科学界更时髦哩。”

顾少康暗暗吃惊，看来这位市长并不是草包，肚子里有点儿油水，听说也是大学毕业的，便想请他洗过澡后到家里坐坐。可是尤副市长很忙，婉言谢绝了。告别时，握着顾少康的手说：“还是锻炼一下洗冷水浴吧，大有好处。小平同志八十多了，每天坚持冷水浴，十年没感冒，你还年轻，为什么不试试？”

这倒是颇有说服力的。顾少康试了几回，夏天还能凑合，可到了冬天却抗不住了。凉水浇到身上，简直都要上不来气儿。看来，洗澡水，还是“过热”一些为好。可是这会儿抬头一看澡堂外面的一字长龙，他又望而怯步了。反正今天是要跑很多路的。抽个空儿，再赶上一个不挤的澡堂子，随便洗洗就完事儿了。

所以，他还是决定先去找找几位老同学。

该去的几家，他都很熟。如需往各家跑一圈，他会根据运筹学原理，选择一条最佳路线。徐昆离得最近，与他同住一个小区，相隔只有两排楼，连存车处都是公用一间。

他去取自己那辆骑了十几年的破飞鸽，同时习惯地朝墙角看了一眼，徐昆那辆摩托支在那里，上面蒙了一块塑料布，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算起来，这辆车已经三个多月没发动了。

徐昆病了。腰间盘突出，压迫左腿坐骨神经，小腿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住院前的半个月里，病情急剧恶化，起初还可以走动，很快就卧床不起，后来忽然疼得躺不住了，只能以一种姿势在床上半蹲半跪，医学上称做“强迫体位”。止疼片连着吃，最后打上了杜冷丁。住院后，连用了十天地塞美松，疼痛才稍有缓

解。又经多次牵引、推拿，症状方明显好转。

小年那天，顾少康买了点糖瓜儿去看他。徐昆说，大夫还不准他出院，但同意他春节回家住几天。反正大夫放假，只有值班人员，难以做什么疗法。

顾少康答应年三十中午来接他：“直接到我家去，本来也约好在我家聚聚的。”

“六层楼，你背我上去？”

“那还用说。完事儿你就住我那儿。让佩莹跟瑞贞做伴儿去。”

“那为什么？”徐昆问，“好容易让我回家过年，一家子还不得团聚团聚？”

“行啦，你老弟少跟你那口子团聚吧，你还要不要你的腰啦！”

“你别胡扯，谁有你那么大的干劲儿！”

“我有干劲儿，没处使呀。你那口子可是如饥似渴啊。”

顾少康一直觉得徐昆病得蹊跷。去德国一年，好好的，回来不到一礼拜就闪了腰，而且总是一副睡眠不足，筋疲力尽的样子。顾少康曾与徐昆谈过他与许佩莹之间的那一点儿不和谐。徐昆说，他的情况正相反，朱瑞贞始终保持着进攻的姿态。而且告诉徐昆，她的某某工友的男人是如何连续作战的。相比之下，徐昆简直是个废物。据此，顾少康对徐昆的病因更加确认无疑。所以，当徐昆辩解说，他的腰是骑摩托车颠坏的，顾少康不屑一顾地挥挥手：“算了吧，老弟，还不知道是骑什么颠的呢。”

为了保住徐昆的腰，他也一定要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现在还早，说好了中午去接的，现在刚八点多。先到别人家去吧。

他决定先到戈群家去。戈群与他同校不同系。戈群是数力系的，他是化学系的。在校期间并不认识，最近几年才来往起来。这也是顾少康的功劳。北大学生毕业之后，一向各自为营，很少来往。不象师大毕业的学生那么抱团儿，到处都有校友会，不时走动走动。赶上母校校庆，四面八方纷纷奔向北太平庄，乘331、302，出二环，进三环，真有一股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劲头儿。主楼前的大操场上，黑压压地聚成一片。顾少康对此心驰神往。虽然无力扭转校风，但他仍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根丝线，把散落一方的珠子穿一穿。所以，他调来这里不久，线上的珠子就成串儿了。戈群就是其中的一个。有时，他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把这串珠子重新排排队，同时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去年，戈群和傅蓉这两颗珠子突然大放光彩，先后成立了两家大公司，并且都聘请顾少康做顾问。夹在两珠之间，顾少康一时也觉叨光不少。可是，曾几何时，线断珠落，傅蓉摔得半死不活，戈群也几乎粉身碎骨。顾少康至今想起仍惊魂未定。尤其是戈群，突然间被收容审查，使顾少康恍惚之中以为是在做梦。他曾四处奔走，多方打听，但多是传闻，没有准信儿。有时到戈群家去看看，也不过是默默地看着戈群的妻子姚秀娟抹眼泪儿。入冬以来，忙着给学生期末复习考试，也一个多月没再去了。他一直惦记记着的。所以，他觉得应该先去看看姚秀娟。

二

进入腊月以来，连下几场大雪，天也冷得出奇。小年儿之后，却一天暖似一天。天晴得一丝儿云彩都没有。小南风儿扑到脸上，暖洋洋的。顾少康穿着一件晴纶棉风雪衫，骑一会儿